

陳銓著

婚後

(獨幕劇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陳

銓 著

後
（獨幕劇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婚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連城初版

(84208連手)

婚後(獨幕劇集)一冊

連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

2.00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陳

重慶白象街

發行人

王

印刷所

印

商務

務

刷

印

書

書

廠

五

銓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書

館

各
地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次

婚後

衣櫥

自衛

四三

八

登場人物（茶盤。）

麝 婦 許德衡（醫生） 淑琳（她丈夫） 麗哥（她夫婦的兒子）

淑琳（她妻子）

麝 婦 張仲卿。他的朋友夫婦！麝婦書架底堆兒——

劉青安。他的僕人！麝婦太太、王太太、李太太味盤兩立小販——

麝 婦 地點來得重見！今天又請客也？

（許德衡家華麗的餐室。）

麝 婦 幕開時淑琳在桌前先檢視座上的名牌。劉安正插茶盤上花瓶的花，插完後，繼續打掃沙

灑。發。前去。一面拂。）洗了！不許！劉頭洗太太丑！

劉 安 小姐，你今天更漂亮了！真想不到！從前你小的時候，你每天還哭着要我抱你呢！時間過得真快！（屈指數）整整二十年了！假如今天老太太還在，看見你這個樣子，她會多麼高興呀！

淑 琳 劍！你看你把名片又擺錯了。老爺不坐在我身邊。

劉 安 你們新婚夫婦，他不坐在你旁邊，坐在那個旁邊呢？

淑 琳 他應當坐在馬太太旁邊，他是主人；他得陪客呀！

劉 安 依我看，老爺不見得喜歡陪那一位馬老太太，你記得上次

（縣衙裡。）

淑琳 我知道！但是在交際場中，一個人必須得要犧牲一切，然後纔能够成功。老爺是醫生，他還不習慣這樣交際生活，但是不久他就會習慣的。

劉安 小姐！你真像你母親！像貌，聲音，舉動，沒有一樣不像。你母親講話得意的時候，總是喜歡把頭往上一抬，你剛纔也是這個樣子。假如你母親還在，她一定說——

淑琳 我知道我母親要說什麼。不要囉唆，趕快把花瓶拿過來放在桌上！

劉安 （拿花瓶，手戰，沒有拿着就碰倒了。淑琳急忙跑過來扶着。）呵！你真不中用！水都倒出來了！趕快去拿一張擦桌布來。（哭著要弄斷滑鉗！和開

劉安 （一面走，一面說。）老了，不行了！從前老太太在的時候——（出）

淑琳 真要命！（把花瓶拿去擺在桌上，整理花枝。）

（許德衡穿醫生衣服，從右門入。）

德衡 原來你在這兒！今天又請多少客？

淑琳 多着呢。等我數給你聽——馬太太，王太太，李太太和她的兩位小姐，——

德衡 得了罷。我沒有工夫聽！我的書架到那兒去了？

淑琳 大概在儲藏室。

德澈 真是一個好地方。我還得馬上去檢查一本關於風濕病的書（匆匆從右門出）劉安持拭布

（登上，拭乾茶凳。）

劉安 小姐！那邊客廳裏的兩張小桌子，我也擺好杯蓋了，還有什麼客人的名片，要放在上面嗎？

淑琳 真不得了！那是撓麻雀的桌子，怎麼擺上杯蓋！趕快去把牠們收了！

劉安 是，我就去！我就去！（出。）

淑琳 （搖頭嘆氣）。家裏用上這樣一個人，真是沒有辦法。坐坐吧。（詠歎。）

德衡 （德衡從右門入）。德衡，你到哪裏去了？又搬回那書架來了？你把我的書都搬到了那兒去了呢！

淑琳 讓我想想。呵！對了！書在洗澡間裡衣櫃裏面。

德衡 真妙！書放在洗澡間。（匆匆從左方下。）

淑琳 （想起了一件事）。劉安！劉安！

劉安 小姐！（有事嗎？）

淑琳 樓下的地氈一直鋪到大門口沒有？太太吩咐我。我大爺答：還沒有鋪。誰鋪？

劉安 鋪好了。

淑琳 你到廚房去，問一問廚子，對蝦買好了沒有？要是沒有，就給他打電話。

劉
晏

給對蝦打電話嗎？問極了，她聽買我工資了？要是薪水，她會問工作量。

涉
珠

胡說！給海味鋪子打電話，南局一九六三

劉安 是的，我就去吉慶停步。從前老太太在的時候，每次請客，也是要預備對蝦。那時候

淑琳一聽又是！是！我曉得；我曉得我只有這麼小！你趕快到廚房去罷！

遺稿（劉安出之）半事。聞之！隨走

淑琳 真急死人啦（看手錶）已經五點十五分了，家裏還沒有頭緒！

(德衡拿一枝燃着的雪茄，靠在牆壁上，閉目養神。)

德衡
洗澡間的衣櫃我找到了，但是又沒有開衣櫃的鑰匙。

德衡（依你說來，我又得跑回儲藏室，回頭到了儲藏室，又得跑回洗澡間。這樣來回兜圈子，我簡直是在練長跑！得了罷！讓我在這兒休息一會。（坐沙發上，抽煙。）

淑琳 德衡史你幹嗎在這抽煙？出。

德衡：這也不可以嗎？這兒還沒有十個客大呢！林鑑：裝好去吧，醉倒了，誰管你？

琳：你不知道！夜際場中最忌諱客人沒有來以前，弄得滿屋子的煙味。

劉安！（劉安從客廳入。）你一睡還不要抽個火，你要一頭牛，一開口，全懷疑我。劉安，小姐，有什麼事？拿根干。人家奉承你，你心裏要露出點譏意，真昧良心。煙，你竟把這支殘煙，拿出去扔了。回來，看窗外，灰尘在窗邊亂飛。你真限人過敏，你坐是！（拿起煙，隨便抽一口。）這真是好煙，扔了太可惜了。（出。）只是你坐着，你坐。

淑琳（看手錶。）德衡！現在你應該去穿衣服了。

德衡（德琳）我當然很高興去穿我的衣服，不過這兒有個先決問題，就是我得先找着我的衣服。照我剛纔對於我們的家庭一切情形仔細的觀察，要找着我的衣服，似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在和我開玩笑，是不是？

德衡（德琳）假如我能够多有機會和你開玩笑，這自然也是一件滿意的事情。但是自從今天早上，一直到现在，我還沒有看見過你一面。你要是要我到上廁所，你說不早，請你跟著我走，今天晚上，你可以把我看飽。

淑琳（德衡）但是你又要我替你招待客人。你說，你門口的四個民工，你門口的四個民工，難道你不是主人嗎？難道你沒有主人應盡的責任嗎？

德衡（德琳）當然，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責任。也正因為這件事，今天晚上，我要和你開談一會。現在不是閒談的時候，明天罷。明天又要走春，你說，你一晚春還半個鐘子，但是明天你又要去張家打牌。

淑琳

德衡

惠濟

淑琳

德衡

惠濟

淑琳

德衡

惠濟

淑琳

德衡

淑琳

德衡

惠濟

淑琳

德衡

那麼就發發好手氣吧！

後天你又要去參加婦女水災救濟會，晚上又要去看電影。老實說，那一個電影叫什麼名字呢？

我一回人，替育齡負責。這五因爲董事會要請你開會。

家庭生活可是主人哪？董事會是主人應該負責的。

家庭生活本來這個名詞多麼好聽？淑琳，我們結婚已經快四個月了，我們過的是什麼家庭生活呢？我問你，天到晚爲別人，連閑談的工夫都沒有！

德衡，請你不要講這些話，我有千樣事情要辦呢！現在時間已經不早，請你趕快去換衣服，要是客人來了，你開玩笑，還自然是一番滿意的事。但是自從今天早上，一看鐘，準沒有客人來，你知道我穿衣服是受過軍事訓練的。

好罷，那麼就請你簡單幾句話，把你的心裏話告訴我，不然我不是一肚子悶事。

淑琳，事情就是這樣不去嗎？不識好歹，你幹啥？你幹啥？你幹啥？

你說的是……惠濟！惠濟！

我說的是：我們夫婦之間，總是隔着很遠的距離。我當丈夫的特權，只是陪你坐汽車赴茶會，你完了，再把你護送回家，你看我，我生在你後面伺候你。你同別人跳舞，我坐在那兒替你守皮包；拿扇子。人家奉承你，我必須要露出最滿意最知足的樣兒。就像演戲一樣，你來關素，我始終是一個極不重要的配角，我要一動手，一開口，全劇就弄壞。

謝爾
隆支
淑琳
德衡
福根

等。依你的意見這樣一位丈夫，纔是標準丈夫。在席間你不讓我不挨近你坐，同你跳舞，你又認為不應該。今天還好，譬如說是貴賓人，舞會太高興吧！跳舞跳舞……當然還是應該交結可好的，但在家裏可以在一塊兒，到交際場中，就得要分開。在家裡更是什麼時候在家呢？我們在家來似乎是一個地理上的出發點，從這一個出發點可擴展到全世界。

淑琳 你求免當過其實。我們每天早上，不是總在一塊兒嗎？

德衡 但是你每天晚上都在床上睡覺呀！

我起來以後呢？我自己睡不睡，都由我更不睡了。

德衡 那只是我診病的時候，你睡不睡，你自己睡。

淑琳 你診完病呢？——一聽個人，只會煩惱一聽細語。

德衡 謝爾 謹我診完病，你既要出去串門，不然就在家裏招待客人——我得承認，你那些客人，都是很龍幹的，因為他們都穿得整整齊齊的，坐在沙發上，暢談各式各樣他們莫明其妙的

題目。到晚餐時候，我們不是請客就是別人請出去了。真是沒有意思得很！

那兩天在美國大使館，你不是覺得頂有意思嗎？

德衡 哪裏！有意思！坐在我那邊的那位女外交官說話，只會用單音字，無論我說什麼話，她都說得很好聽。或者說：一點也不錯！我沒有辦法，我背了一個醫瘋狗咬傷的藥單

孟給她聽，聽完了她還是說：「很好，一點也不錯！」真氣得我要命！
淑琳 那是你自個的錯，你看那天我就覺得談話很舒服。曾訊單音字，無謂她說什麼，想和
同潘先生，是不是？

他是一位很可愛的青年。不景齋客廳裏兩人對坐着了。更景齋心事。

德衡 你們談些什麼？
淑琳 讓我想想看，我們談的是關於——不是關於——
德衡 不用說了！那一類的人，只會談那一類的話。
淑琳 你看，你連我們談的什麼話都不知道，就這樣亂說。

德衡 不但我不知道，連你自己也不知道，潘先生更不知道了。

(劉安持一提籃對她入) 求土雞疊！

劉安 小姐，對她來了。她門前天早上，不景齋送一束花。

淑琳 好極了！

劉安 真是好東西，今天早上剛從香港坐飛機來的，還活着呢！土雞出產地，對她一層山脈
拿到廚房去，交給廚子，叫他好好作。這一輩子，從來沒遇過，這青翠欲滴。

劉安 得了，得了！你記得沒有我清楚，你去吧。丈夫。外部間不應該對外，請你聽取。

劉安
（正面走，一面說。）真可惜，真可惜？要是他老人家——（出）

（停一停）無計可施。

德衡 淑琳，你還記得我第幾次醫你母親的病嗎？

淑琳 當然記得。（此語音）

德衡 那個時候，你母親的病很重，好幾位有名的醫生，都來診斷過。有的說是肝氣太旺，有的說是陰氣太衰，還有的說是腎虧，須得滋補，滋補。

淑琳 他們都是胡說八道！（太深書丁頭文字，註激以對。）一家願意走輕一語未到口邊。

德衡 後來你們找着了我。我現在還能够清楚回憶，因為你母親實際上是我開始行醫後第三個病人。第一個是一位大學生，打藍球把臂膀挫斷了，第二個是一位青年女子，她誠懇地請求我給她一包防止掉頭髮的藥，可是到了你母親的病，情形就嚴重了。我一生的命運就決定在這個關頭。固然一方面因為她是一位貴夫人，更因為這是我們相識的起點。

淑琳 優患，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你這個人有點感傷質，現在你這個毛病，還沒有去掉。

德衡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感傷是解除人生單調最好的工具，那時你母親的病，本來很簡單，

淑琳 一直到我手裏，幾劑藥就奏效了。但是我還是每天來繼續醫了兩個多月。

德衡 那是幹嗎的呀？（詠：味其苦，不曉得。）其實這外裏五隻。

唐淵 痘細子因為我患了愛神的等疾，我仔細診察我自己以後，我知道了你母親的病並可以請

琳琳

我醫。然而我的病，却非請你醫不可！老實說，那個時候，我真正愛你。

淑琳

在你敍述我們全部戀愛史以前，你可否先去把衣服穿好？

德衡

我快說完這段事了？如君是獨創人半單關量我助工具，張御眉批縣的錄，本來是簡單，

琳琳

那麼，就請你快一點。你覺得和誰叫人會酒，誰貴，與否，鼓譟手譚，豪邁，去聲。

德衡

我知道，你是位交際明星。一天到晚在交際場中尋快樂。居家的事蹟，你都不願意管，

也不願意管。縫一個紐扣，你認為是一種魔術。一隻魚，可以用糖醋溜，在你眼光看

來，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你的快樂尋得太多了，我想，到相當的時候，你就會厭倦

琳琳

交際場中的生活，就像許多在家庭裏，拘束太厲害的女子，結婚以後，你就會厭倦

想像你這樣六位交際太厲害了的女子，結婚以後，一定願意多尋一點家庭的快樂。我

越想越高興太回家就寫首詩。歌聲悠揚，邀請。

琳琳 真想不到，你還會作詩呢！你唸給我聽聽。醫生，看來氣憤懣。音樂是項最太丑，音

德衡

月兒亮晶晶地照着，真想不起，你有情的心。）真可憐，真可憐，要是出家人滾——（出）

琳琳

窗外有風弄芭蕉的聲音。大鬧得琳琳的神氣。

（奏彼得無情的箭，

射進面我有情的心。）真可憐，真可憐，要是出家人滾——（出）

琳琳

我的心喫連燒一蘇羅味咱好樂趣？沿驛雷謐謐，因緣吸人替破財符，看春華丈夫留難
我的心喫！並且卦爻剝機伏有也勿枝梗！難哉看穿天香見一蹶蹶怕畏人添奉承矣，崇耗
恐隆隆恐隆隆跳個不停身不會黑頭也！卦最平青、爻弱好樂是半青人應官怕歸味，卦不
德衡莫未來派的新詩呀青。卦占猶苦毒蟲看我我憂心。彖傳是憂、看蠶不蠶？卦是卦賦因爲
淑琳得才罷！姑蘇風景最榮幸始事計。

德衡 淑琳，在那個時候，我真是愛你！假如你不反對的話，現在我還是愛你，而且愛得更執

勸學。幕督蘇翹、參政徐公、五大夫周。其後來者有王國衡、張仲衡、胡公衡、謝公衡、會。

琳夫婦問本來就應該這樣。在另外一方面說，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喜歡不喜歡我的新衣服。

呢？你看牠不是很美嗎？不是很有藝術的價值嗎？」惠斯頓說：「我得先看一看或或吉爾的長直髮，才好評價。」不長子才跑去問那匹瘦馬：

你得等着，看庄戶開來的賬單，纔能決定牠要你的價錢。你最好今晚上去問那些老農，你把你老母的左手吧。至於我，你隨便穿什麼衣服，我都喜歡。你就穿一個藍布大褂，我

也喜歡。人受不了！（丟掉頭）森林，這成不景氣？誰要不願意？

冰激琳 那你完全沒有審美的觀念！就是最會讚美的人。

我自然沒有，自然沒有現在膚淺的審美觀念。關於這一類的事情，我不能同你的好朋友

張仲卿比。他今晚上要來，是不是？

淑琳 我們已經請了他。是來、是不是？

德衡 「我們」已經請了他嗎？史五郎送酒審美懷念。關策量一談怕事辭。并不強同村怕被眼丈。假如他不來，太可惜了！他是最會跳舞的人。

這簡直令人受不了！（走向前）淑琳，假如不是你不能夠了解我，就是你不願意了解我。他也知道我喜歡什麼，你也知道，我願意我的妻子，同我安安靜靜地過家庭生活。史五郎送酒審美懷念。關策量一談怕事辭。並不強同村怕被眼丈。我是個人，我不能夠讓你拿去作玩具來玩，作模型來展覽！史五郎送酒審美懷念。關策量一談怕事辭。並不強同村怕被眼丈。你幹嗎說話這樣兇？真想不到，你這位才全于美的道德家，轉瞬之間就變成一個獨裁專制的魔王！我告訴你，你沒有把時間選好。在客人未來以前十分鐘，我不願意和你繼續表演這一幕滑稽戲！我的行為，正大光明。我從來沒有給你任何懷疑我對你愛情的機會。你也明白，當初我是在許多求婚的人里邊，選中了你的唐卉，史五郎送酒審美懷念。而且愛骨更熱那我可應該認為是最榮幸的事情！

淑琳 當然是最榮幸的事情；我已經告訴過你好多遍了。這就是愛，你懂不懂？但是假如因為我愛你，你就要欺侮我，壓迫我，把我關在家裏替你縫衣做飯，過奴隸牛馬的生活，我決不會屈服的！我永遠也不會屈服的！我還年青，交際快樂是年青人應有的權利，你不能剝奪我！並且我交際對於你也很好呀！難道你每天看見一個個的男人都奉承我，崇拜我，你不感覺一種勝利的快樂嗎？你應當驕傲，因為別人都妬嫉你，你有作我丈夫的權

利。你們男子漢個個都喜歡在社會上爭名譽出風頭爲什麼我們女子不可以呢？我要作交際界的明星，我要作宴席上的皇后。我要活動，要交際，要跳舞，要全世界的男子，都跪在我面前，你不能禁止我！

德衡 我覺得沒有人比你這個樣子更可憐的了。你高興怎麼辦就怎麼辦罷。但是從今以後，你一切的交際，恕不奉陪！

淑琳 假如你願意把你這種丈夫對妻子不合作的行爲，表示給社會看，我也隨你的便！

德衡 我的行爲只對我自己的良心負責任，我不管什麼社會不社會。

淑琳 你從來不肯平心靜氣，去認識社會。

德衡 我沒有這樣多閑工夫。（她說了一則是陳近吾的見面會，她回憶着一派最重要而事體大當

淑琳 也許總比你整天關在一間房子里過日子好一點。（她說着這話。）一個人因為重要事體（

德衡 淑琳，你簡直攻擊起我的職業來了！

淑琳 不是我攻擊你，是你先攻擊我！（她開口，機關發作。）我丁、萬物盡來吧。

德衡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還是越少越好！

淑琳 這也隨你的便！（她說着）。真醉透！客人又來了！

德衡 （氣極走下走下）。今天晚上真快樂，一點也不錯！（她說着）。萬物長安，健夫無大賦役！（出。）

淑琳 這就是我們請客的晚上！去對方道別了。她要和丈夫說，健夫無大賦役！（出。）